

## 教诲永记，风范永存 — 悼念许厚泽老师

8月31日凌晨，惊悉许厚泽院士化羽仙逝，作为曾经的学生、晚辈和同事，我感到万分悲伤，尽管夏秋相交时刻的武汉天气还算晴朗，但一片看不



见的阴云笼罩在东湖上空，笼罩在我的心头，如墨如盖，久久不能散去。怀念那个在学术上谆谆教导我的恩师，怀念那个在生命历程关键时刻给我指导的人生导师，怀念那个学养深厚、修为高尚、爱心满满的长者。震惊与不舍、悲恸与心伤，我心口如同堵了巨石，这几天一直是彻夜难眠。往昔一幕幕与恩师交往的情景如同电影银幕故事倒叙般浮现在脑海里，历历在目，泪水渐渐模糊了双眼。

我们损失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一位豁达开朗的恩师，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和一位精神饱满总是充满阳光的忘年之交。8月25日下午我曾与王勇和倪四道一起去协和医院看望他，尽管那时他身体虚弱，状态并不是很好，总认为在医生们的努力下能顺利渡过这一关，却不曾想到未满一周这一见竟成永诀！

许院士仙逝的消息很快传遍各地，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我收到了来自武汉、北京、上海，深圳、厦门等地许多朋友的电话与短信问询，并对许院士的仙逝表示哀悼。我还收到了来自许多海外同行的邮件，他们是来自于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美国、卢森堡、日本、芬兰、波

兰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朋友，国际大地测量协会主席，法国国家信息与地理科学研究所所长 Zuheir



Altamimi 教授发来慰问邮件。国际同行们纷纷表达了对许院士的仙逝的震惊与悲伤心情，回顾了许厚泽院士参加各种国际活动与担任国际大地测量协会执委、国际地潮委员会主席与国际重力测量委员会副主席期间，为推动国际大地测量科学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也回顾了许厚泽院士在国际交往中给外宾留下的中国科学家特有的那种精神饱满、思维敏捷、博学多才的大家风范。纷纷赞扬他是一位具有闪耀人格、受人尊重的伟大科学家，是一位优秀的导师与精力充沛的领导者 (**great man, with shining personality, appreciated great scientist, excellent teacher and energetic leader**)，并以不同方式表达哀悼，也希望通过我转达对工作单位和许院士家属的慰问。国际大地测量协会 H. Schuh 教授建议我准备一份英文讣告和简历，计划刊登在国际大地测量会讯上以示纪念并告知国际同行。

回想起第一次与许院士的“近距离接触”是在 1980 年，那时我刚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工作，迄今与他相识已超过 40 年。那时的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简称测地所）刚刚从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分离由中国科学院恢复重建，新址在东湖梨园的徐东路建设中，还没有独立的办公地

点。因此我有幸与许院士在一栋大楼上班，记得我在二楼，许院士的办公室在四楼，不久就很快与他相互认识。由于许院士学问做的好，在当时他已经很有名气。



一次，我听取了许院士的学术讲座，他的学术报告让我印象深刻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时，他主讲重力场与固体潮相关知识，很深奥的专业知识，他用很通俗的语言讲得深入浅出。正是因为那次讲座，我初步建立了想融入到他团队工作的愿望。我清晰记得听完报告不久的某一天，就冒失地到许院士办公室，表达了这个意愿，许院士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表示欢迎并鼓励我努力，还给了我一本研究论文的合订本让我了解测地所团队的研究工作进展，记忆犹新。

虽然十分遗憾的未能注册在许院士名下，但在回国到测地所工作 26 年来，我与他的交往是最频繁的。许院士是我学业与人生的好导师，我与他长期在在同一层楼上班，经常有机会得到他直接的悉心指导，许院士也是把我作为自己的学生加以重点培养。在同一个学术研究方向，经常听他的学术报告，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一起参加国内外的各种学术活动。在 2014 年由他主编的《许厚泽院士论文集》中，他特意在合作发表论文的第一页下端注明我是他学生的身份，这使我十分感动。

1990 年因我在地震所的科研工作出色，得到单位推荐参



加出国留学考试，并成功获得国家公派留学资格。在欧洲比利时留学期间，导师是知名的国际固体潮研究中心（ ICET ）主任 B. Ducarme 教授，从事高精度超导重力仪观测



资料的分析与科学应用。那时许院士担任国际地潮委员会主席和国际重力委员会副主席，他经常到欧洲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并访问设立在比利时皇家天文台的 ICET。许院士十分关心我的学业进展，并告诉我武汉也有一台超导重力仪，希望我能参与武汉超导重力仪资料的分析与研究，还对我的研究内容提出指导意见。当时国家公派资助期限是一年，我想在国外完成博士学位课程，导师也希望我完成课题内容研究，而一年的时间显然是不够的，能掌握的知识也是十分有限，现实与愿望的差距很大。许院士得知此事后，立即出手相助，通过与科学院人教局协商将我纳入科学院公派留学渠道，解决了我一年的生活经费。这件事让我十分感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地钻研专业知识，拓展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争取回国后能发挥更好作用。再后来在外国导师帮助下获得了欧洲地震与地球动力学研究中心资助，圆满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让我有机会系统地掌握了更多的专业知识。1995年11月，由法国、加拿大和比利时专家组成的委员会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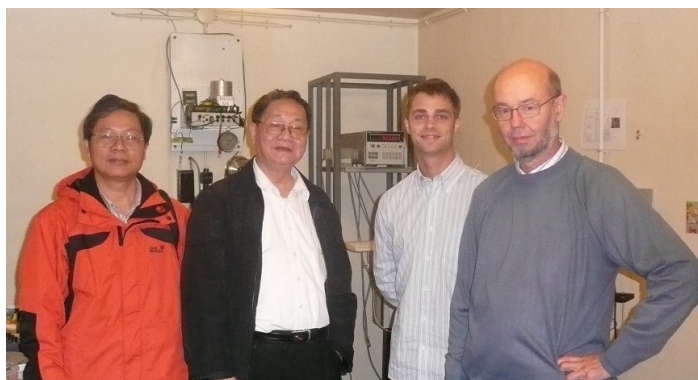
通过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论文答辩的 2 个月后,我旋即回国来到中科院测地所工作,由此也开始了与许院士一起共事的生涯,并结下了深厚感情与友谊。



自从我进入测地所后,许院士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让我逐渐懂得做人要大度做事要投入的道理。具体来说,在做人方面要有一颗海纳百川的心,这样才能跟身边的同事打好交道,从而更好地团结同事,发挥大家的智慧;在做事方面不仅要积极投入,而且要勇于承担责任。

许院士一直很信任我并指导我的成长,到测地所不久他就推荐我担任中国科学院动力大地测量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职务,后来又推荐我为副所长。而在正式任命我为副所长的那天,我正在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事前一无所知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回国后才告诉我此事,说前一个月科学院已经宣布我担任副所长职务的任命。再后来时任武汉分院院长的叶朝辉院士按照组织管理条例找我做了一次后补的任职戒勉谈话,印象深刻。副所长任期届满后,许院士又推荐我为所长人选,这让我受宠若惊,毕竟我的能力有限而且深知责任重大。但既然许院士器重,大家信任,我也只能时刻牢记不能辜负科学院领导与广大职工的期望,也不能辜负了许院士,尽自己最大努力把事情做好。再后来,许院士又主动推荐我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候选人。我一直是在许院士的指导与提携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对我的 人生历程起着关键影响作用。



在近十年的所长任期内，我始终本着“认认真真做事，实实在在做人”原则，根据科学院研究所管理、职工代表大会管理和所长负责制管理条例推进研究所日常运行，团结同事，凝聚广大职工智慧，充分发挥领导班子与部门机构人员作用，全身心积极投入到研究所发展的各项工作中。从组建“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争取“武汉大地测量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平台建设到人才队伍建设，从国家科技部 973 和基金委创新群体等重大研究项目争取到成果产出，从公共管理到园区建设等等，这些工作几乎占用了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个人的科研项目进展、论文发表和正常的家庭生活，高强度的工作还影响到了我个人身体健康，但看到研究所连续几年迅速发展，成果产出不断，心里感觉很是踏实，未辜负许院士的期望与希冀。

许院士是测地所的老所长，一直担任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主任一职，很多事情他亲力亲为。凭借对国际前沿学科发展态势的了解，他在研究所战略定位、学科布局、重点研究方向和新兴学科增长点布设等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也总能得到许院士及时的指导，并鼓励我增加克服困难的勇气。



尽管已过八十高龄，许院士却依然宝刀不老，他仍能积极进取，提携后学。他的知识面广综合能力强，在讲学时可以把很多很深奥的科学问题简单化，而这种深入浅出的能力，我深感很难学到，因为这需要长期积累和渊博知识做铺垫。他对新生事物也适应得特别快，像



iPad、邮件、电脑、微信和网购等许多时髦的东西都会熟练使用，一点不输年轻人。即使数独这类在国内不是很流行的智力游戏，他在飞机上也玩得津津乐道。许院士是我的引路人，他为人随和待我像家人一样，在担任研究所领导期间，我与许院士经常一起出差，除了工作话题外，也经常會一起聊聊家常。学业上他是指导教师，生活中他是长者也是一位忘年交朋友。有师如此，何其幸哉。此时此刻，我好想再和他说上几句话，再听听他那慈祥而又亲切的声音！可惜的是再也不能当面聆听他的教诲了……，许院士已经驾鹤西去了，祝愿他老人家一路走好，能化羽而永生。

许院士千古！我们永远敬仰与怀念您！

学生孙和平泣笔于武汉东湖

2021年9月2日